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期

目 錄

- 萬華地區的都市發展—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之一……………黃順二
- 萬華地區的羣體與權力結構—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之二……………文崇一
- 萬華地區社會態度的變遷—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之三……………瞿海源
-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nd Kinship Transformation:
an Example from Papua New Guinea……………吳燕和
-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Forms of Medicine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e……………ARTHUR M. KLEINMAN
- 學校環境與大專學生的心理健康……………柯永河、楊國樞
鄧心雄、李本華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季

臺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期

本刊年出兩期，全年國內新臺幣一百元，國外美金六元（郵費在內）。零售每本新臺幣五十元。

Published semi-annually. Foreign subscription: US\$ 6.00 a year.

編輯者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十一號
代售處	大陸雜誌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77號
	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50號
	東豐書店 東京都澁谷區代代木1丁目35番1號 代代木會館ビル3階、電話(370) 6766

（翻印、轉載、翻譯，須徵得本刊同意）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季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李 亦 園

常務編輯
文 崇 一

編輯委員

凌 純 聲 劉 斌 雄 陳 奇 祿
王 崧 興 劉 枝 萬 石 磊

助理編輯

徐 正 光 黃 順 二 鄭 美 能

發行助理

何 國 隆

EDITORIAL BOARD

YIH-YUAN LI, *Chief Editor*

CHUNG-I WEN, *Executive Editor*

Editors

SHUN-SHENG LING

PIN-HSIUNG LIU

CHI-LU CHEN

SUNG-HSING WANG

CHI-WAN LIU

LEI SHIH

Assistant Editors

CHENG-KUANG HSU

SHUN-ERH HUANG

MEI-NENG CHENG

Circulation Assistant

KUO-LUNG HO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期

目 錄

- 萬華地區的都市發展—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之一……………黃順二…… 1
- 萬華地區的羣體與權力結構—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之二……文崇一……19
- 萬華地區社會態度的變遷—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之三……………瞿海源……57
-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nd Kinship Transformation:
an Example from Papua New Guinea……………吳燕和……85
-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Forms of Medicine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e……………ARTHUR M. KLEINMAN… 107
- 學校環境與大專學生的心理健康……………柯永河、楊國樞… 125
鄧心雄、李本華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季

臺北·南港

萬華地區的都市發展*

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之一

黃 順 二**

本文利用 1972-1973 年間在萬華地區蒐集的各项直接與間接資料來探討該區的都市發展。首先從地域性祭祀圈來追溯萬華原有的都市領域，其次描述萬華的開拓與發展。最後利用廟宇組織與功能的演變、都市區位功能的移轉以及人口的變遷來說明萬華在近百年來的演變。

一、前 言

都市生活是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一種，人類聚居的方式由部落而鄉村、而集鎮、然後發展到都市。人類生活方式由鄉村發展到了都市，不但意味着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控制進展到相當的程度，工藝技術也達到了一定的水準，並且發展出一種適應此種生活方式的社會組織 (Hauser 1967:1)。因此，我們對於萬華這個地方都市發展的研究，不僅是對於萬華跟臺北市本身都市成長過程的探討，同時，由於臺北盆地跟臺灣其他地方一樣都屬於移民社會，透過對於萬華都市發展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漢民族墾殖臺灣北部地區的一些社會發展過程。

至於為什麼選定萬華這個地方來從事這一項研究呢？一方面是為了配合本所‘臺灣北部地區社會文化變遷與調適’的研究，我們選擇萬華地區做為都市社會的代表，其他還有農村、市郊、山地及工業區等四種不同社會形態的研究；另一方面，萬華是臺北地區最古老的市街，臺北市的發展是由萬華而大稻埕，然後是城中區。因此，要探究臺北市的沿革與發展，調查萬華的發展史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黃得時 1961:31)

二、研究的定義與範圍

1. 都市的定義

社會學家對於都市的界說，到現在尚未獲得一致的標準，就是各國政府對於自己國內那些行政或自治單位可以稱為‘都市’，也是標準不一。有的以一種要素為根據，如人口多寡、人口密度或法定地位之類。而有的則以多種要素為依據。因為都市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實體或組織，同時也有數量與品質的特徵或特質與精神的象徵，僅以一種要素為標準顯然不很恰當。因此，本文採用多方面的要素來替都市下定義：都市是聚

* 本研究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民國六十二年度研究補助，特此致謝。

** 本研究為集體計劃的一部份，參與者有：文崇一、翟海源、黃順二、徐嘉宏、張璋。本章由本人撰寫。

居在有地域界限內的一個比較稠密而具有異質性的人口集團；在法律上它具有社團法人或法定的地位；在政治上它具有地方政府的體制；在經濟上它具有複雜的分工與互賴；其主要營生方式不是直接依賴自然或農耕以獲取食料，而是靠工商業、人事服務及其他的專門技能；在日常活動與社會關係上，它多半是集體的與間接的。故都市亦稱為間接社會或團體。……更簡單地說，都市是具有異質性（包括各種職業）的許多人之比較大的、密集的及永久性的聚居地區。它與鄉村最大不同之處是人口的異質性和居民的經濟活動多屬於非農業方面的，如工商業及自由職業等（龍冠海 1971:177）。

2. 萬華的範圍

萬華就是一般人所稱的‘艋舺’，它包括的範圍，如就自然區而言，事實上可以包含龍山區的絕大部份及城中區、雙園區的一部份；就龍山區而言，現今行政區分的45個里當中，除了富裕、富安、富民、富福四個里屬於從前所稱‘厦塚’之外，其餘41里都在艋舺範圍之內；而目前雙園區內的寺前跟蓮池兩個里也屬艋舺；至於城中區則有國際、福壽、公館、福里、慈雲、長壽、萬壽、江濱、築城等九里屬於舊時所稱‘艋舺’（黃得時 1961:76-79）。

如果更具體地從現今街道地名來界定整個艋舺的界域，嚴格說來，大約是現在中央市場附近的舊稱河溝頭，南到中華路鐵路邊，北至淡水河岸的一線，算是和大稻埕的界線，而再沿這鐵路南下，經西門、小南門邊，萬華火車站到西園路附近鐵路邊仁濟院養老院和加蚋仔為界，北則淡水河岸為線和臺北縣遙遙相對。這一周圍內的市街都屬於艋舺（蘇省行 1953:18）。

如果就具有地域色彩的宗教活動來看，則龍山寺和青山王宮的祭典活動最能代表萬華的地域性，龍山寺由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營建，青山王宮由惠安人構築，這兩個廟宇的活動都充份具有地域色彩。雖然龍山寺目前已經因為臺北市的發展而逐漸喪失其地域色彩，但是，我們討論的這一份資料是早在民前十五年（1897年）龍山寺觀音菩薩巡境時的路關。從這一份資料裏頭，不但可以知道當時一些主要街道的名稱，同時可以看出當時所謂的‘艋舺’之界域可以包括那些地方。這個路關的全文如下（劉克明 1951:20-21）：

龍山寺大慈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為出示曉諭事：照得，艋舺街庄生聚樂安，風俗醇美，共享昇平之福，均蒙藥利之庥。近因天氣不順，民志求安。爰請鳳山寺保安廣澤尊王大開惻隱，保護生靈。謹擇於本月十五、十六兩日，超駕同遊閩艋，以禱平安。凡有善信人等，敬備笙旗鼓樂與從，應到本寺口取齊起程，由新店頭街透舊街、入大宮巷、竹子寮、王公宮口、滬尾渡頭、轉後菜園、將軍廟口、由竹巷尾、入土治街、透厦新街、頂新街、轉北皮寮、營盤頭、破城空、入蓮花街、透祖師廟、轉草店尾、入直興街、歡慈市、由大溪口、入粟倉口、透枋棚、料館口、轉大厝口、後街仔、直透水仙宮、由頂新街、大眾廟口、回駕入寺。所有經過路關，合行示知。為此示仰諸善信人等知悉，毋得爭先落後，擁擠喧嘩，庶幾民康物阜，可得而觀焉。特示。

天運丁酉二月

這是七十幾年前龍山寺觀音菩薩巡境時所含蓋的艋舺的範圍大致如此。另一個神

與巡境的路關是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廿一日(農曆)晚青山王的出巡路關。十月廿二日是青山王生日,艋舺全區居民都舉行盛大的祭祀,前一晚青山王在各個藝閣、音樂團、陣頭及信徒的呼擁之下,繞巡艋舺全境,其主要意義之一是說藉着青山王巡境的機會,將隱匿於艋舺境內的妖魔鬼怪統統收攏拘捕,免得牠們惹是生非;同時將艋舺境內的枉死鬼或無主孤魂驅逐壓制,免得牠們與風作浪,擾亂地方安寧。在這種情況之下,青山王的行跡必須遍佈萬華全境,至於萬華境外,青山王自不必費神去管。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一次出巡的「路關」約略看出昔日艋舺的範圍來,下面就是當天的路關:

勅封大宋明神靈安尊王聖駕十月廿一日晚夜巡路關:由本宮出發彎媽祖宮轉土治後入半路店至布埔黃聚益宅前彎過第二水門至桂林路尾消防組前入環河南街二段廿四巷至九十巷轉華江大橋圓環入舊屠宰場彎過大理街至中石路過下路門到雙園分局前(正爐主)彎過分局前雙園國校前彎入林打銅店口出汕頭街彎過頂路門轉入和平西路一段轉入柳州街彎大理街出康定路三王府彎過和平西路彎入梧州街至仁濟院前(副爐主)彎過龍山寺達新店頭舊街彎過直街仔彎過西昌街至廣州街彎過北皮寮轉入柳州街直貴陽街彎過西寧南路彎長沙街郵政局前出西寧南路彎成都路轉昆明街(副爐主)彎長沙街區公所彎入土治後轉過草店尾過康定路到祖師廟轉入塔仔公出永福街轉康定路彎桂林路彎過華西街轉貴陽街至本廟前入廟大吉。

從這兩個地域性神明出巡所經路線的範圍看來,前面引述的文獻所載艋舺的都市範圍,跟這兩個宗教活動範圍的一致性是相當高的。

三、萬華的開拓、繁榮與衰落

漢民族開墾臺北盆地,大抵推定在明朝萬曆年間。而實際上留有正式紀錄的,要到清康熙四十八年(西元1709年)以後的事了。當時有泉州人陳賴章向官方申請墾照(黃得時 1961:29-30),從事臺北地方之墾殖,先拓新莊,後移萬華,這是臺北市地區土地開拓的濫觴。在此之前,臺北市及整個臺北盆地,大抵都被一族叫凱達格蘭(Ketagalan)的平埔番所佔據。就是艋舺這個地名也與蕃語有關。艋舺音 Moungar,在番語中意指獨木舟及獨木舟聚集之處。萬華這個地方臨淡水河,而且土地肥沃,最初番人在此地形成里末社(Ribalts),除漁獵為生之外,並以所產苦茗,蕃薯等物,以獨木舟載運渡淡水河上游大崙崙溪與新店溪,跟漢人從事交易,遂得艋舺之名。又番族用來跟漢人交易的物品主要是蕃薯,因此,艋舺的原始市街又稱「蕃薯市」,後來為了文雅,曾經改稱「歡慈市」。

自陳賴章從事開墾之後,泉人先後由大陸移來臺北地區。到了雍正年間,移民漸多,遂在淡水河東岸紗帽厝社形成了一個小聚落,奠定今日萬華之基礎。乾隆初年,漢人入墾臺北盆地的更多,墾區已經達到了東部的松山、大安、與東南部的景美、新店等地,艋舺因為水運地位優越而有舟楫之便,遂成為臺北盆地貨物集散中心,並且開始跟內地福建、浙江各港埠直接貿易,乾隆年間,龍山寺、媽祖宮及祖師廟等三個地方性的大廟先後構築完成,顯示這個地方的開發已經邁入成熟之階段。

由於艋舺日漸繁榮，地位更趨重要，乾隆廿四年（西元1759年）清政府將原來設在淡水的都司移駐艋舺，嘉慶十三年（1808年）又把新莊縣丞移到艋舺，改稱艋舺縣丞，並將都司改為水師游擊，兼管水陸弁兵。嘉慶廿四年（1819年），艋舺始建營署，道光五年（1825年）升游擊為參將，可見當時的艋舺確已成為臺灣北路政治與軍事之中心。

艋舺自此步入繁榮之境，到咸豐三年（1853年）可以說是全盛時期。水上商船來往，陸上人煙稠密，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府指臺南；鹿指鹿港）之稱。當時淡水河河水較深，船隻進出便捷。來自大陸沿海的巨型帆船都可以直抵艋舺靠岸。商務稱盛後，人口漸多，輸入祖國文物，營建寺院廟宇。由於市況繁榮，市街乃逐漸向東拓展，進抵鄰近之八甲庄；當時八甲庄之水田除二甲外，其餘都改建成市街。

最早來開拓艋舺地區的漢人，是通常所稱的‘頂郊人’，即泉州府晉江、惠安、南安三縣人士，因此，又稱三邑人。其中最具勢力的是黃、林、吳三大姓。他們以龍山寺為中心，執商業界之牛耳，又創設北郊、泉郊等，泉郊是對福建泉州之貿易為主，出口貨以大菁、糸、芋蔴、糖、木材等為主；入口貨以金銀紙、布帛、陶器、瓷器、鹹魚、磚石等為大宗。北郊轉運貨物，出口概以大菁、芋蔴、樟腦及木材類為大宗，而進口則多為布帛、綢緞類為主。

艋舺的地域團體除了三邑人（頂郊人）是一個主要集團外，由同安及漳州兩地移來的，多半聚居在八甲庄附近一帶，通稱‘下郊人’，頂下郊人由於爭經濟利益，不斷發生勢力範圍的衝突，雙方都不甘示弱，甚至水火不容。咸豐三年（1853年），因為碼頭力仗口角而引起頂下郊人分類大械鬥，這就是臺灣史上所說的「頂下郊拼」，同安人聚居的八甲庄被頂郊人攻破焚掠。艋舺市街經過這一次人為的浩劫之後，雙方損失都很嚴重，元氣大傷。而同安人自此退居大稻埕一帶另謀發展。同時，淡水河河床日漸淤淺，較大船隻靠岸困難，商業乃漸告衰落。咸豐四年，艋舺流行瘟疫，人畜罹災，損失慘重，更削弱了艋舺地方的元氣。

此外，艋舺地方人士的排外思想，對於本地方的發展也產生深遠的影響。艋舺開港後，英國商人約翰杜特（John Dodd）於同治六年（1867年）到料館口（今環河南街二段）開設茶館，收購文山、海山兩地出產之茶葉，同治十一年馬偕博士前來佈教。艋舺居民對於外國人的活動，一概施予種種壓迫，使得外商無法立足。乃將洋行移設於大稻埕六館街，終於促進大稻埕的繁榮。到了光緒十二年（1886年），臺灣巡撫劉銘傳更特定大稻埕為商業區，指定為外人之居留地，而艋舺因為過於保守，此後就一蹶不振了（黃得時 1961:29-33；廖漢臣 1953:12-17）。

從上面所陳述的一些事實，我們可以了解到艋舺從十八世紀初葉開始大量墾殖，歷經一個半世紀的苦心經營，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形成全盛時期。可是這樣的繁榮由於艋舺本身社會因素及外在地理條件的變遷，維持了一段時期之後，它的地位就被大稻埕取代了。以下我們擬就廟宇的發展、都市區位功能的移轉以及人口的增長各方面來討論分析萬華都市發展的過程。

四、從廟宇看萬華的都市發展

在漢人從事墾殖之前，臺灣北部地區充滿了蠻烟瘴氣，漢族移民死於風土病的很多，陳紹馨先生把1909年以前臺灣人口的特徵稱為第一期，這期間瘟疫瘡疾猖獗，人民反抗而社會不安(陳紹馨 1955)。此外，就明末清初時代的航海技術跟設備來說，渡航臺灣海峽仍然是一段冒險患難的航程。因此，移民前來臺灣的漢民族都渴求精神上的安慰，希望平安渡越臺海，希望在墾殖地能够健康平安。爲了達到這些目的，移民來臺之前，大抵或以私人身份攜帶神明香火，或以同船、同鄉等關係共同奉祀一尊神明，以策安全。到達目的地登陸定居之後，有的繼續奉祀，有的則改奉被認為比較靈驗的神明。

本研究選擇從廟宇這個方向來談萬華的發展，乃是基於宗教是社會的要素之認識，尤其是在殖民社會裏，它不僅是民俗民德的根源，同時也是人民組織、權力結構及社會關係的基礎(這一點在本研究‘羣體與個人行爲’一章裏面將會交代清楚)(范珍輝 1968: 61)。更有甚者，從宗教的研究裏我們可附帶的得知人民生活之模式、社區的特性、社會制度的形態以及社會變遷的性質，速度及方向。

在這個段落裏，本文嚐試從艋舺最古老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廟宇——龍山寺的營建與發展來探討萬華的開拓以至於勃興，然後與臺北市融爲一體。

1. 從廟宇組織的演變來看萬華的發展

龍山寺的香火據說是在雍正年間由福建移民從晉江安海龍山寺供奉來的，抵臺之後，這個香火在現在龍山寺附近顯靈，居民有事到那裏祈禱，也都有求必應，因此更加獲得信仰。當時萬華開闢未久，市內尙無一座信仰中心的廟宇。⁽¹⁾所以地方人士倡議建廟，到安海龍山寺刈香，正式奉祀觀音菩薩佛像爲主神，以便居民禮拜。因此，萬華第一座廟宇就在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農曆五月興工，到乾隆五年二月落成。

從龍山寺的創建以及歷次重修，信徒捐款的範圍，約略可以看出艋舺與臺北市以及臺北盆地附近各聚落發展的關係。

由於艋舺居民多爲福建泉州府晉江、南安、惠安三縣後裔，初移臺灣時，爲祈求航海及前途順利，於是向他們素所信仰的晉江安海鄉的龍山寺奉一菩薩而來，其後發起建廟並董理其事的黃典謨，共耗銀二萬餘元，都是三邑人所奉獻的，而建地則由黃氏捐獻。

嘉慶二十年(西元1815年)，本寺因爲受大地震影響，佛座以外之建築物都遭受損壞。因此由當時的董事楊士朝、黃朝陽諸人出面提倡，對三縣出身人士捐題錄一萬五千餘元，同年再行修築。

同治丁卯年(西元1867年)本寺遭暴風雨，寺壁因之大破壞。董事林春峯、黃進清諸氏出爲捐題，再得銀一萬五千餘元。這一次捐題的對象是否限定三邑人士，龍山寺全志沒有交代清楚，其他文獻也沒有設載。不過，由‘全志’對民國九年(西元1920年)再建時，關於捐題區域的記載‘從來本寺之創建及改修築，出款悉由三縣出身之人士，而此次則

(1) 據方豪先生推算，自萬華開闢至龍山寺建廟，其間約有四十年。見方豪，1969: 783-808。

不限於此，對於各方面而捐題。’可以知道，同治年間這一次修築的捐題，主要仍由艋舺三邑人負責。這時候艋舺仍然在繁盛的巔峯時期，大稻埕的開拓才略具規模，城中區的繁榮更是以後的事了。因此，當時捐題人士仍只限於艋舺三邑人。

到了民國九年，又有一次規模宏大的徹底改築，共耗資六十餘萬元(日幣)，其中二十三萬餘元是由捐題而來。這一次捐款人士不限於三邑人，也不限於艋舺。據「全志」記載，共有下列各區：

艋舺區 大稻埕區 錫口區 士林區 北投區 內湖區 和尚州區 淡水區 水規頭區 板橋區 枋寮區 貴仔坑區 樹林口區 坑仔口區 興化店區 老梅區 小基隆區 新莊區 二重埔區 五股坑區 小八里坌區 大南灣區 水返脚區 鱸魚坑區 暖暖區 基隆區 瑞芳區 頂雙溪區 深水區 景尾區 新店區 安坑區 木柵區

可見得龍山寺到這時候已經在信徒上面打破地方性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表示上述臺北盆地及其附近各地方的拓殖已經達到了相當繁榮安定的地步了。

再從龍山寺中元普渡爐主的輪值來看萬華的興衰。龍山寺中元祭典的爐主向來就由艋舺三大姓(黃、林、吳)每年輪值一姓主辦，而由輪值的一姓中舉出爐主負責，祭典經費不夠時，統統由爐主負責補貼。因此，非得有錢有勢的人無法承擔這筆負擔，因此，民國十年以後，大稻埕的三邑人也被允許參加輪辦。這種宗教祭典組織上的大變動，至少表示了幾個意義，一是萬華地方撐得起場面的有錢人不如從前那麼多了，這一方面是萬華的衰落，一方面是大大稻埕的發展，許多大商家紛紛都從萬華搬到大稻埕或別處去另謀發展。二是表示萬華與大大稻埕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抗衡式的發展，至此不但兩者合為一體，同時，萬華的地方性活動允許大大稻埕人來參與；而這中間當然也經過了若干地方領袖的協調與安排。此後不但中元普渡爐主讓大大稻埕三邑人參與，甚至龍山寺的管理人也有了大大稻埕的領袖人物參加其內。

2. 從廟宇功能的演變來看萬華的發展

廟宇最原始而最重要的功能，應該是宗教的功能。就個人而言，它提供人們對於超自然崇拜的對象與場所，滿足人們追求精神安慰的需要；從社區而言，它對社會內部的整合發揮了極大的功效。

龍山寺落成之後，由於艋舺居民主要由三邑人組成，因而龍山寺自然形成為艋舺宗教信仰中心。除此之外，我們在文獻記載中也發現了龍山寺曾經發揮過各種不同的非宗教功能，下面是幾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 在艋舺拓展時期，龍山寺的興築直接間接造成廟宇附近的繁榮，尤其是昔日所稱的龍山寺街，及舊街與新店頭街(今之西園路)之成立(方豪 1969:797)。

(2) 本寺原由泉州安海分靈而來，等到本寺成名而香火鼎盛之後，臺北市附近很多地方到本寺來求取‘分靈’，使得艋舺成為臺北地區觀音菩薩祭祀圈之原始核心，間接促進地方繁榮。這些分靈的地方有坪頂樹林的竹林寺、淡水龍山寺、土城媽祖田、新莊波

角、本市坡心、下塔悠、三峽、汐止北峯寺、蘆洲竹圍子等地。而劍潭寺後來也由艋舺泉郊紳商重修，且由龍山寺住持兼任該寺住持，這也類似分靈（方豪 1969:797；劉克明 1951:17-18）。

(3) 方豪先生從本寺現存‘補置龍山寺大士番田勒石碑記’推斷，本寺與板橋一帶農民生活必有密切的關係存在。碑記雖未明言香田置於何處，但文中有‘擺接山莊有膏腴田數萬頃’之語。‘擺接’即板橋之舊稱，這數萬頃中必有一部份為廟產，對當地農民生活與土地之開發必有極深之關係（方豪 1969:798）。經查民國五十一年度該寺管理委員會的廟產報告，其中現有土地在板橋江子翠的還有10筆，共1.1959公頃，⁽¹⁾面積不算大，但是經歷了兩百多年的變動，各種可能的情形都會發生的。

(4) 咸豐三年艋舺‘頂下郊拚’時，頂郊人防守的據點是放在龍山寺，下郊人的大本營則在八甲庄（今老松國校附近），雙方出陣前必祈神指示戰略，以求戰勝。因此，當時各種神奇的傳說特別多。頂郊人有戰亡或負傷的也都抬回龍山寺處理。因此，後來龍山寺每年中元普渡時，都有‘拜樹蘭花腳’這個活動，以祭奠頂郊人在戰役中死去的‘英靈’（黃啓明 1953:48）。

(5) 再從下面兩個例子可以看出龍山寺在艋舺全盛時代，仍與地方權力結構密切結合。

1885年正當中法戰爭之際，法國海軍攻打臺灣北部，企圖登陸占領北臺，劉銘傳有意南遷。當時艋舺財力尙稱雄厚，地方領袖又多為龍山寺董事，寺董聞訊，即集合其他紳商在龍山寺集會商議，決定協助官軍堅守臺北。並將議決書加蓋龍山寺印章，送呈劉銘傳，銘傳感奮，決定不作撤退之打算。事後，銘傳除對寺董嘉許外，且上奏朝廷，頒發寺額。次年光緒皇帝賜給龍山寺一個扁額，題曰：“慈暉遠蔭”（方豪 1965:800）。

另外一個例子也是用來說明當時龍山寺的意見如何受到官民雙方的重視。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時，想在料館口（今龍山國小附近）建造由臺北通往新莊的大橋，因為這座大橋的東端恰好就在豪族黃川流大廈正面，黃氏因恐大橋的興築破壞他們家的風水，於是草擬了陳情書，擅自偷蓋龍山寺公印，偽造輿論呈上撫署說，艋舺地方人士反對在料館口附近造橋，請移造別處。劉銘傳為了尊重艋舺的民意，於是將大橋改造在下游的地方（黃啓明 1953:48）。

這兩個例子都充分說明了以龍山寺為中心的艋舺地方之輿論，如何受到官方的重視，也說明了龍山寺本身成為反映民意的象徵性機構。

(6) 龍山寺非宗教功能的發展，到了日據時代又有了不同方向的趨勢。尤其是民國九年徹底重修擴建之後，建築形式改為宮殿式，以結構精美、雕刻工巧、寺貌堂皇見稱，甚至被捧為東洋最具規模的寺廟。以後龍山寺的名稱始終跟觀光事業的發展並列，而龍山寺本身管理與發展的方向都朝着吸引觀光客的目標而擬訂，他們很多活動都不帶地方與宗教的色彩。⁽²⁾

(1) 本研究小組蒐集之資料。

(2) 這一點從我們蒐集到的龍山寺歷次理監事會議紀錄上，可以很明白地看出這個特點來。

總之，從龍山寺的組織之發展看來，艋舺這個都市的性質由地域色彩很濃厚的移民都市，逐漸演變成臺北市的一個部份，這時候，地域界限也跟着消失，就是那些最保有地緣觀念的宗教祭典活動，也逐漸拋棄這個界限，把它的活動跟臺北市其他地方的信徒連絡起來了。從功能上來看，龍山寺固然仍舊保有它宗教面神聖的功能，可是近年來觀光客由國外湧入臺灣，龍山寺得地利之便，建廟的歷史在臺灣北部也算早，建築又宏偉，於是自然地發展成爲一個觀光廟宇，而這個廟宇本身的管理工作也着眼於吸引觀光客。實際上，這又代表龍山寺本身及臺北市另一個階段的發展。

五、從區位功能的移轉來看萬華的發展

在前面‘萬華的範圍’一節中，我們已經把一般人所指的‘艋舺’的地域界限，利用現有行政區分以及宗教祭祀圈等表現，把它交代清楚了。

然而，在這個並不算廣闊的界域中，並不是全區都屬於商店林立的繁華地帶。艋舺原來的繁華地區是在今日內江街以南，廣州街以北，康定路以西的淡水河岸附近一帶。至於通城內的新起街則是光緒八年(1882年)建城將竣前後，與西門街、石坊街同時興建的，新起街以北，也就是今日成都路一帶到了清朝統治末期，還是一片低窪的田地(朱萬里 1957:71)。

萬華全盛時代最繁榮的地段是在今西昌街，西園路以及桂林路，貴陽街之間的這個區域，當時人們稱這塊地方做‘攆寶仁’。許多商行旅店都集中在這個方型商業區周圍。可說是當時臺北市商業金融及人文薈萃之地。⁽¹⁾

又據郭芬芝先生的報導，艋舺一直是北臺繁華之中心，到了日據之後，才真正由新興的大稻埕取而代之。而艋舺的市街中，當時以頂新街、厦新街(西昌街)最熱鬧，其次是土治後街、布埔街(郭芬芝 1956:47)。

民國四十二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召開‘艋舺耆老座談會’當中也談論到萬華繁榮地段之發展，大抵是在舊街、媽祖宮(新興宮)舊址即今西園路一段以及歡慈市這個地帶首先發達起來，接着就是頂新街、厦新街、直街仔(直興街)、水仙宮口、歡慈市、土治前、土治後、新店頭等街市的勃興，而媽祖宮口是昔日熱鬧的中心地帶(媽祖宮後來遷到西門町成都路)(臺北市文獻會 1953:3)。

至於艋舺市街行商的分佈，大概頂新街，厦新街是布帛商的集中地點，舊街(西園路)是以經營雜貨、綢緞、玻璃燈等物及廣東等外省貨的行商居多，後街仔則都是受人委託貨物的棧間，直街仔(貴陽街)現在郵局附近則食物攤林立。當時二、三千噸的大船可以駛入艋舺，所以大溪口到鹽崎頭(環河南街第一水門附近)一帶，經常停泊着很多大船。至於艋舺地方向來就負盛名的娼館風化區，原來是集中在龍山寺前後、粟倉口、凹肚仔後、街仔等地，尤以凹肚仔(即今寶斗里)最具規模和名氣(郭芬芝 1956:47;王一剛 1953:52-53)。

艋舺市街各種商號分佈的情形，由於文獻難尋，地方耆老記憶有限，無法做到全面

(1) 這是吳松谷先生的報導。

的復原工作，吳逸生(1960)先生有‘艋舺古行號概述’一文在‘臺北文物’登載，文中憶述艋舺地區昔日一些著名的商號，共得101家，每一家行號都說明了名稱，主持人及地點。雖然這個資料的代表性很值得懷疑，譬如它所列舉出來的這些商號的知名度是不是該行業中比較高的；這些商號的數目，在文中各類的比例，跟當時該行業商號與艋舺全部商號的比例是否一致，這在本研究內一時無法獲得解答。不過，經過我們的分類、整理，製成表一，我們可以從這個表裏面看出一個明顯的現象來，那就是頂新街、厦新街、土治後街、舊街、水仙宮口街、歡慈市街和半路店街是當時行號集中的地區。

事實上，這個資料所顯示的現象也說明了艋舺當初商店集中的繁華區，就如前面一些耆老的報導，是圍繞着今日貴陽街、西昌街、桂林路和西園路這個方型的‘攆寶仁’。

表1 萬華古行號的街道分佈情形*

行號 古街名	船頭行	染房	彩帛行	箬商	魚行	釀酒業	漢藥店	阿片煙店	酒樓	玻璃商	歐美雜貨	金物商	磁器商	金紙店	合計
頂新街	4	2					1		2		1			4	14
厦新街	3	1	5	2		1	1						2		15
土治前街							1				1				2
土治後街	4	3								1	6	2		7	23
舊街	4	1		1			1							3	10
水仙宮口街		1		1		1	1	1	1					1	7
歡慈市街	4							1							5
半路店街	2													3	5
直街仔						2									2
後街仔								1							1
草店尾街					3										3
蓮花池街	1								2						3
龍山寺口街						1			1						2
祖師廟後街													1		1
北皮寮街							1								1
下崁頂石路										3					3
新店頭街								1							1
布埔街	1														1
不詳							1		1						2
合計	23	8	5	4	3	5	7	4	7	4	8	2	2	19	101

* 資料來源：吳逸生，1960。

從目前萬華地區各個街道的商店分佈型態，我們可以用以跟前面的資料相比較，從而看出這一百多年來萬華由興盛而趨於衰落的情形。就萬華目前在臺北市整個都市功能運作中，它所提供的幾個主要功能區是這樣的：華西街和龍山商場是以行銷各類飲食小吃最著名，龍山商場還兼雜一些百貨業；其次是寶斗里和萬華戲院附近的娼館，目前

這個地方跟延平區的江山樓形成了臺北市兩大風化區，而其他跟風化區相互依存的各種特色也同時並存，如流氓、犯罪、性病等。此外，區內國術館一類的店招頗形成特色。至於印刷業，依照臺北市政府的官方登記資料，民國60年年底整個臺北市共有印刷出版及裝訂業工廠323家，其中龍山區獨占83家，占26%，在臺北市16個行政區當中所占比率是最高的，其次是雙園及大同兩區，各有48,45家，分別占15%，14%。這種分佈可以說是偏向萬華(臺北市府主計處，1972)。從表2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萬華主要的12段街道中，各類商店的總數以印刷、製版及裝訂這一類的店號最多，共有53家，次多的醫院及國術館等也才只有31家。印刷製版及裝訂業所以會集中在萬華，尤其是在西園路及西昌街，主要原因是萬華的衰落及印刷業特殊的性質。印刷裝訂業是不需要門面來營業的，它的顧客都靠印刷廠自己去爭取，另一方面，這些印刷裝訂工廠都是小規模的經營，只要一個或兩個店面，加上一個小倉庫就可以營業了。而萬華西昌街和西園路是兩條衰落的街道，店面租金比起其他繁榮的地段便宜，適宜於印刷業、製版業及裝訂廠的發展。另外一種不需要地段良好的店面以爭取顧客的商號是葬儀社及西樂隊，這兩種店面都是替人送葬的，事實上只要一個小店面擺幾個道具或樂器招人注意就可以了，因此，店面狹小而古老的西昌街及桂林路可以見到很多這一類店招。至於龍山寺附近，也有一部份商店依附龍山寺而生存，最明顯的是西園路跟西昌街靠近龍山寺這一段，有一些專賣金紙和佛具佛像一類的商店。而雜貨店、服裝百貨、中西藥房、理髮美容店、醫院等分佈似乎尚未構成特色。

至於表2所列十二段主要街道，都是在萬華形成街市早期就發展的商業區，臺北市在一個半世紀之前的繁榮地帶就集中在這幾條街道。目前這些街道顯然衰落了，表2所列的資料是目前這幾段主要街道商號分佈的情形。雖然各街道商店行號分佈的數目有多有少，但是多寡並不能代表它目前的繁榮程度。因為，一方面這些街道長短不一，街段長的所容納的店面自然比較多，另一方面，有些店面寬，有些店面狹窄，寬的占面積多，狹的占面積小，也都會影響商號集中的總數。不過，這十二段街道有兩個共同的特色，一是不講究店面裝飾，除了少數幾家商店外，絕大多數都不講究門面的裝璜，因此，店面顯得零亂。另外一個特色是建築陳舊，由於萬華開拓較早，早期建築尚存留在各主要街道上，而且多半是三樓以下的建築，新式鋼筋樓房少之又少。

總而言之，從區位功能的演變來看萬華的社會變遷過程，它早期是臺灣北部最繁榮的都市，也因而成為臺北市最早的發源地，它繁盛的時候是整個臺灣北部貿易交換中心。後來因為大稻埕的發展以及萬華本身做為繁榮中心的條件有所改變，因而導致萬華今天在整個臺北市的功能區位發展中，僅能以寶斗里的風化區，華西街、龍山商場的飲食店，及西園路、西昌街一帶的印刷製版裝訂業跟葬儀社、西樂隊等特色占有一席之地。在這種功能交替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個昔日繁榮中心，今日業已成了典型的枯萎地區。

臺北前日華風貌。北部商業繁榮而盛興由華其來半全百一畫出區而
食地地等前村延基界山謂味西華：而區區其謂謂也理主時時時時時時
簡目，簡目出延謂謂是華萬味里半賣其大其：業費百些一業業登書商山前，各業氣守小

表 2 萬華主要街道商店行號分佈情形*

從前街名 今街名 商店種類	頂新街	厦新街	土治後街①	半路店	媽祖宮口	直興街	歡慈市街	舊街	新店頭	水仙宮口	後街仔	草店尾	合 計
	西昌街介於桂林路州	西昌街與貴陽街	西昌街這地廟一段後	西昌街內長江沙街街段與	西園路一段	貴陽街西園昌路街段與	貴陽街淡西園水園河路街段至	西園路桂貴林陽路街段至	西園路廣桂州林街路街段至	桂林路西康園定路路街段至	桂林路華西園街路街段至	貴陽街西康昌定街路街段至	
雜貨店	2	5	2	5	3	1	3			3		5	29
百貨店,時裝,裁縫店	8	4	1		1	3	1	1	2	1		5	27
書店,文具店					1		1	2		2			6
飲食,餐館,冰菓店				2	3	2		3	5	1	3	3	22
西點麵包店,餅乾店	1	3				1		1		1		3	10
理髮,美容	2	3		1	1	1	1	2	2	1	2	1	17
照相館									1	3		1	5
醫院	4	1				2	2	2	9	8	1	2	31
中西藥房	4	2		1	1	3	2	4	6	2		2	27
銀樓,鐘錶店	1	1				2	1		1	1		1	8
電氣行,水電工程行	3	2	1	1		1	1	1		2			12
金紙店	5							3				2	10
雕刻店				2		2	2	5	1				12
印刷,製版,打字	11	2	4	8	5	2		17		1	3		53
摩托車,腳踏車店					1	1		2	1	8			13
旅社	1	1	1				4		2				9
彈子房							2						2
茶室							2	1			2		5
洗染店	1		2		1		2	1			1		8
傢俱,裝璜				2				1		1	1	1	6
磁器,五金		5						1	5	4			15
煤氣行	1		1		1								3
棉襪加工		2											2
佛具店									11				11
當舖					1				2	1	1		5
相命館	1							1			1		3
貿易行,實業公司	3	5		1	1			2	1	5	2		20
葬儀社,西樂隊	5	5	1		1					3	2		17
棺材店												2	2
噴漆行,招牌店					1					1			2
皮鞋店					1				1		1		3
汽車行					1						4		5
米店,油店		1	1				1				1		4
打鐵店,鐵工廠				2	1								3
其他	5	1	2		1		7	10	2	5	2	1	36
合 計	58	43	16	25	26	21	32	60	52	54	27	29	443

①土治前街目前是一些飲食攤販搭蓋簡單帳篷營業,沒有別類商店,故不予列入表中。

* 資料來源:本研究小組於民國62年7月8日調查所得資料。

六、從人口變遷來看萬華的發展

早期臺北盆地還在土著族聚居的時候，萬華只是其中的一個部落，日人中村孝志根據荷蘭人的資料，替當時臺北盆地的人口做了統計，是為最早的人口資料（莊金德 1961:6）。

表3 荷據時期臺北各部落人口數量表

村落名稱		現在地區	1646年		1648年		1655年	
荷稱	華稱		戶數	人口	戶數	人口	戶數	人口
Ribalts	里末社	萬華	49	181	43	148	19	91
Roewerizs	雷里社	東園	39	146	未詳	未詳	25	71
Litsock	里族社	松山	52	228	28	140	未詳	未詳
Kimolts Gigawan	摩里哲社	松山	51	178	42	156	33	108
Pouronpon	巴浪泵社	大龍峒	18	72	25	80	17	52
Kimaltsion	奇武卒社	大稻埕	18	72	23	102	20	93
合計			227	877	161以上	626以上	114以上	415以上

從上面這個表所顯示的數字，我們可以知道，萬華在番族聚居的時候，已經是臺北盆地人口較多的番社之一。1646年以後山胞人口減少，據說是當時統治臺灣北部的荷蘭人對山胞苛擾摧殘所致（莊金德 1961:6-7）。

此後臺北地區人口的資料中斷了一段時期，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據淡水廳誌記載，六加蚋堡居民有23,683人（陳培桂 1963:89），至於其中艋舺人口占有多少，並未交代。不過，從當時開闢的情況看來，人口必定多數集中在艋舺。此後，便是日據時期的人口資料了。這些資料是這樣的：

表4 臺北市三市街人口數(1896-1920)*

年 代	合 計		艋 舺		大 稻 埕		城 內	
	人 口	%	人 口	%	人 口	%	人 口	%
1896	46,710	100	19,711	42	23,184	49	3,815	6
1898	61,252	100	23,768	38	31,563	51	5,921	11
1905	74,541	100	25,541	34	39,292	52	9,708	14
1906	80,226	100	26,935	33	42,105	52	11,186	15
1907	83,992	100	28,572	34	43,801	52	11,619	14
1908	87,745	100	29,902	34	45,527	51	12,309	15
1909	89,960	100	31,455	34	45,935	51	12,570	15
1910	91,309	100	31,974	35	47,313	51	12,022	14
1911	95,077	100	33,498	35	49,159	51	12,420	14
1912	99,208	100	35,267	35	51,386	51	12,555	14
1913	103,004	100	36,664	35	54,074	52	12,666	13

1914	106,755	100	37,858	35	56,146	52	12,751	13
1915	99,648	100	34,451	34	53,800	53	11,397	13
1916	102,249	100	34,948	34	56,037	54	11,264	12
1917	102,933	100	34,462	33	57,515	55	10,956	12
1918	105,296	100	35,104	33	59,016	56	11,176	11
1919	107,706	100	35,349	32	60,813	56	11,544	12
1920	109,877	100	37,262	33	60,786	55	11,829	12

* 資料來源：李增祿，1968。

西元1896年是日本占領臺灣的第二年，當時日本爲了便於實施殖民統治，因此展開人口調查，艋舺的人口在這次調查中，占臺北市三市街人口總數的42%，大稻埕則占49%。如果人口的多寡足以代表一個地方的興衰的話，那麼，日本占領臺灣時，艋舺的繁榮已經不如大稻埕了。到了1898年的統計顯示艋舺人口在臺北市三市街總人口的比例又降低下去。此後，從1905年到1920年的十五年之間，艋舺人口在臺北市的比例都維持在33%左右，其他大稻埕跟城中區人口的比例略有消長。

實際上，從別的資料所顯示的，也說明了萬華在日本統治初期就不如大稻埕之繁榮了。此處人口增減的資料也可以拿來跟前述一些文獻記載互爲印證。

臺灣光復後，由於行政區域的調整，我們採取龍山區的人口資料做爲討論的依據（龍山區跟昔日艋舺的地域吻合性頗高，請參見前面‘研究的定義與範圍’一段）。

表5 臺北市各區人口增減表(1954-1971)

區別	年代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松山	49,274	52,122	56,177	61,876	66,836	74,034	81,167	88,852	97,553	107,696
大安	89,084	99,519	108,445	114,555	123,132	129,165	135,152	141,094	148,394	155,322
古亭	89,207	94,207	101,620	106,081	111,480	117,198	123,134	128,877	134,758	139,107
雙園	46,094	50,569	55,926	59,160	63,205	68,832	75,667	80,231	85,464	91,921
龍山	60,868	62,451	64,282	64,904	65,355	66,568	98,717	68,651	69,158	70,738
城中	69,790	70,083	72,219	71,805	71,458	72,371	73,057	74,349	75,057	77,363
建成	50,702	51,375	53,242	53,207	52,692	53,217	54,168	54,933	55,118	56,457
延平	55,019	55,683	57,146	56,902	57,250	56,796	58,835	59,097	58,986	59,793
大同	61,313	66,049	71,207	74,226	78,097	82,555	87,597	91,762	94,760	99,344
中山	94,760	102,066	108,246	114,751	124,320	133,325	141,161	146,079	159,833	166,907
內湖										
南港										
木柵										
景美										
士林										
北投										
合計	667,244	704,889	749,524	778,654	815,213	855,891	900,857	939,040	981,196	1,029,738